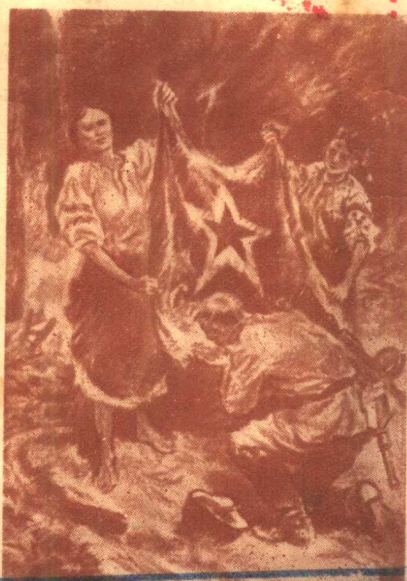


波列伏依

團隊的旗幟



護愛意注
社出藝文
償賠壞損

820(2)
34126

波 列 伏 依

團 隊 的 旗 幟

主 萬 譯

AG 06/05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二 · 上 海

團 隊 的 旗 幟

原 著 者 B. Polevoi

翻 譯 者 王 萬

《本書根據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49年出版“WE
ARE SOVIET PEOPLE”英譯本選譯》

*
* *

有 版 權

1952年6月第一版上海印0001—5000册

書號 (320) [V1111.10] 定價 洋 6,800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國光印書局承印

*
* *

代 理 處 中 華 書 局 經 銷 處 聯 合 經 銷 處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



波列伏依

工人日報

資料研究室

藏書

目次

在伏爾加河畔·····	一
塔拉庫爾方形堡·····	二
我們是蘇維埃人·····	三
團隊的旗幟·····	三
聖誕前夕·····	九
在愛森大道前線·····	一〇
克拉娃媽媽·····	一三
瑪麗亞·····	一五

在伏爾加河畔

在一個像斯大林格勒這樣的戰役裏，每逢到突然的寂靜，當大地從爆炸聲中停止震動，只能聽見孤單的槍彈呼嘯聲時，就連最老練的兵士都感覺不安。

就是在一個這樣稀有的時候，他匍匐經過衰敗、乾枯的稻草，到我這兒來，把他的手放在我的大衣上，問道：

「你睡着了嗎？點個火。讓我們來抽支煙。」

我們一共三個人——一個來自駁船上的年長工兵，一個護士，肩上已經受了傷，是醫務大隊裏來的衛生指導員，還有我。我們是躲避在掘在渡口險峻土岸上的一個小洞穴裏，等候着損壞的駁船在伏爾加河對岸修好。

這個工兵是很有點神經質的；每隔幾分鐘總跑到外面去。他因為自己默在這兒，

不能幫同修理，而感覺煩惱。爲了要使時間過得比較快些，他拆開來復槍，第三次地去拭擦它，仔細地把那已經擦亮的部分放在他的氈子上。

「我們抽煙好嗎？你不抽？好。對健康好些，在經濟上也寬裕些。我只是在四十七歲才開始抽煙的。不能再忍下去了。我在斯大林格勒這兒開始的……隨便哪一個在這兒都要抽煙！在這兩個月裏，我在渡口這兒所看見的事大概要比你們倆一生中所看見的多得多，雖然你們是兵士。真的。」

他一面吸着一支巨大的笨笨地捲起來的香煙，一面在地堡那半明半暗中注視着青煙的方向，似乎是在自言自語而不是在講一個故事。

「我是個安靜的人。我的工作也是安靜的：探勘礦井……我是烏拉爾山那兒的人。咳，在那兒，我老是替勞動小組淘金。如果你做得來你的工作，這是個待遇很好的職務。我連打獵都不歡喜，老實說。隨你信不信，我看見血就受不了。有時，當我們糧食缺乏，我得到松林地帶（在那兒人人都是獵人）去打獵時，我總是一下子就把鳥獸打死，這樣就看不到它戰慄。」

「當我入伍時，我因為被派到一個造浮橋的部隊裏而很高興；造浮橋的隊伍是不大開槍的。我根本不能想像射殺一個人。咳，這就是我以前的情形。現在我不大明白我自己了！」

「我們在八月裏就到河岸這兒來修建渡口。當然我感覺非常有趣。誰沒有聽說過斯大林格勒！雖然我們探礦的人，可以說是，居住在松林地帶最翁密的地方，而且時常被稱作灰色熊，可是，你可以問我們任何一個人，他卻會回答：斯大林格勒是伏爾加河上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一八年親自去防衛，並且粉碎了白衛軍的一座城市。」

「我們大家都知道那所著名的拖拉機工廠——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光輝成就——因為雖然我們住在森林巖石那兒，而且我們的麥田也不值得誇口，可是耕種它的卻是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機……」

「呃，我們把渡口修好，沒有事做了，於是司令准許我們環城遊歷一次。我們洗滌，把皮靴刷乾淨，換上新衣領，一切都弄妥後，去觀光了。一座美麗的城市；它使人心情愉快——潔淨，廣闊。那樣的房屋，商店和街道！每一個工人所期望的一切都有。」

工作之後，你可以在林蔭大路上散步，在公園裏一個桌子旁邊坐下，喝杯啤酒，或是到戲院去。那兒的戲院非常大；如果你抬起頭來看它，你的帽子都會落下來的。我們找到內戰時期斯大林設立司令部的那所房屋——現在改作一個紀念館了，有塊大理石的石板放在入口處。雖然紀念館是關着，我們站在前面，好好地看了看它。雖然我們是工兵，像我已經說過的，並不期望做多少射擊的事，可是奉派來保衛這樣一座城市還是叫人得意的——一座因紀念斯大林而命名的城市，並且，你知道，一座斯大林親自保衛過的城市。

「一個晴朗的星期日。孩子們正在林蔭大路的沙土上玩。女孩子和婦女們穿着漂亮的衣服正沿着街道漫步。在這個恬靜、美麗的星期日，一百多架德國轟炸機突然出現了。那兒它們正平飛過這座城市，在一排排街道房屋上空盤旋。一羣拋掉它們所裝的炸彈之後，另外一羣又飛了過來拋掉了它們的，而第三批已經可以聽見正飛進來了。這座城市，以前那樣使工人們心情快樂——寧靜、和平、歡樂，現在突然發出火焰。」我們的飛機猛擊德機，打落了它們一些。可是他們有比我們五倍多的飛機。

他們佔着優勢；他們繼續不惜犧牲地轟炸着。

「有一年大旱。當我還是個孩子時，我看見松林地帶燃燒。松林地帶燃燒起來是件可怕的事。隨你信不信，連動物都會因為這樣一場火而變得瘋狂。我以前老認為我不會瞧見什麼比森林燃燒更恐怖的事；但是我卻看到了。全城變成了一座火焰的山丘。沿着燃燒的街道，穿過灼人的熱氣，婦女和孩子們跑向伏爾加河去；老年的人們蹣跚地走着；其他的人們，全體和平居民，都盡力設法離去。他們的頭髮灼焦，衣服冒煙……簡直是地獄，我在告訴你們的——正是地獄！」

「我們造浮橋的兵士那夜工作得很緊張。忘卻了自己——沒有時間去想！我們在法西斯匪徒的轟炸和掃射下整夜把難民們送過伏爾加河去。可是要把那麼許多人立刻送過去是不可能的。只要看看伏爾加在這兒是多麼寬！並且法西斯匪徒不斷轟炸的正是渡口！『梅塞』機找出人們聚集的地方，像鷗鳥似的從雲空裏驟然下襲，向着和平的人民們用機槍掃射。」

「我在戰爭裏已經看見過許多，並且或許我還要看見更多的事情；可是我懷疑我

會再看見什麼和那一樣慘的事情。我心裏因為憤怒而抑鬱，你們在做些什麼，你們這班壞蛋？你們把這個叫做戰爭嗎？你們認為這樣射擊了老年人、婦女和孩子們以後你們能逃得掉嗎？什麼法律允許這樣？

「一個禿頭的老人，渾身是血，跳進了我們的駁船。他手裏抱着兩個小孩。一個已經死了；另一個還在呼吸着，可是他的小腿已經斷了。這個老人，他們的祖父，已經完全瘋了；他不斷地向飛機呼喊：『你們惡魔！誰讓你們射擊嬰孩的？』」

「然後他倒在甲板上，喊道：『我的孫子，我的孫子！』隨後又對着法西斯匪徒：『你們惡魔！從今天起永遠沒有好結果！』」

「一個受傷的婦人被送上船來。她被放在船尾上，靠近馬達，正在我的腳邊，這樣她不會在人羣中被踐踏。她要死了，把她的孩子緊攬在懷裏。她已經奄奄一息，可是她仍舊企圖用自己的身體去遮住她的孩子，因為他們正從上面向下射擊……」

工兵的聲調顫抖着變了音。他一面假裝正在傾聽砲聲的重起，一面轉過身去，偷偷地用衣袖揩去淚痕。

受了傷的女孩子坐在角落裏，似乎因為興奮而變得麻木。她那大大的眼睛似乎
在半明半暗的光線裏閃爍着，它們的憤怒是非常激烈的。

「我還記得，」工兵用一種有些改變了的聲調繼續說道，「他們怎樣從空中把一艘醫院船燃燒起來。就是那艘『作曲家鮑羅庭號』，一艘巨大的四層甲板船；它像樺木皮一般地突然起火冒煙。所有船上的人都是睡在牀上，受了重傷的。船起火時，他們都沿着甲板匍匐，把頭伸出艙門呼救，呻吟，詛咒着希特勒匪徒。漁人們駕着小船從四面趕到船邊，開始把受傷的拖了出來。你的女孩子們——」他向護士點點頭，「她們是多麼好的女孩子！那艘船是一團火焰。她們的頭髮、裙子都起了火，可是她們不管它。她們不顧自己，繼續把受傷的救了出來，放下小船去。謝天謝地，我們的飛機來了，趕走了『梅塞』機。被擊落的一架那時還露出水面，正好就在斯大林格勒飛行員、蘇聯英雄柯爾朱諾夫的紀念碑對面……是的，在那些日子裏我們看見很多的慘事。

「晚間，德國人轟炸一艘滿載着孤兒院兒童，沿河向下游行駛的大木筏。它是個

笨重、木製的東西，所以很快地就下沉。可怕的景象。水手、漁人和我們工兵乘船趕去援救他們。『梅塞』機羣在木筏上空盤旋，向小船發砲，開機關槍；他們就不願意看見兒童們遇救！……多麼恐怖的一件事！那兒孩子們正要淹溺，向我們伸出他們的兩臂！……不，最好還是不去回想它！……我還記得一個年輕的婦女，當木筏已經半浸在水裏時，怎樣抱着孩子從木筏上跳下水去。她游泳得很好，仰浮在水上，用腳游着，把孩子舉出水外。

「我盡力划向她去，並且喊道：

「『堅持住，堅持住，我就要到你面前的。』我已經伸手去接嬰孩時，一架『梅塞』機正飛過，向她掃射！撲——撲——撲！她同小孩像石塊似地沉了下去，只留下血污的水來標明那個地點。」

工兵突然中止他的陳述，熱狂地尖聲喊道：

「你們叫他們人嗎？人會做這種事嗎？法西斯匪徒是人嗎？斯大林同志說『法西斯野獸！』他真是個野獸，並且是什麼樣的一頭野獸！連在松林地帶裏你都找不出

他的同類的……呢，少校同志，隨你信不信，戰前我殺個松鼠都感覺不舒服，可是在這件事後，我的心已經包上了一層殼。它已經堅硬了。我是個工兵；我在這兒的工作並不輕鬆。你看見的，我不顧水雷、槍彈，總使渡口可以運用。你也知道他們把我們看作他們的目標。可是老實說，我羨慕在城裏那兒射擊德國人的兵士。我老是想：『他們正在這兒，在你旁邊，朋友——法西斯匪徒——就在這裏伏爾加河上。』這個想頭日夜不給我安寧。我變狠心了，是的。我甚至自己都感覺驚奇。

「有一次一大批俘虜被押過。他們是用我們的駁船帶到對岸去的——一羣鬍鬚、蠟戟、骯髒破爛的人。他們有些是受了傷，有些差不多不能站立了，在驚駭中像一羣羊似的緊緊地擠在一起。我看見他們時，立刻非常憤怒；或許他們當中有一個曾經擊斃那個帶着小孩的婦女的。我不能鎮靜地望着這班下賤的傢伙。我覺得自己在顫抖。我轉過身去；爲了安全起見把我的槍交給我的夥伴士兵塞雅·庫利科夫。『拿過去；我怕不能控制住自己。』我說。」

「我把這班下賤的傢伙送過去之後，直接到我的司令員那兒去。他是個工兵上

尉。我照例報告了一切，然後請求介紹到來復槍部隊去。『什麼意思？爲什麼？』司令員問。『因爲我不向他們報仇就不能平靜。』我回答。『我不能放你去，這兒需要你。』他說。可是我不斷地像個啄木鳥似地老哼着我的調子。『讓我到火線上去。我不能再忍耐了。』他聽了一會兒，然後說道：『好吧，如果你這樣急切想到前線去作戰，那麼當你輪值終了時，我讓你進城去。前線就在那兒，半小時的行程；打一陣，然後回到你的崗位上去。』

「喏，這就是我現在所做的：我夜間站在渡口值勤，白天加入山上的水手們一起。他們駐紮在離這兒大約三公里的地方。我用這桿俄國三線來復槍和他們一起作戰。好槍呢！我告訴過你看見血就受不了，殺隻鳥都不受用；可是自從我和水手們一起坐在戰壕裏以來，我殺死了許多法西斯匪徒，手一點都沒有顫抖。」

「我打死了不少。可是我心裏仍舊不能安寧，少校同志。我繼續看見那個帶着孩子在水裏的婦女，於是我手就發癢。我簡直不能止住它……直到沒有一個法西斯匪徒敢大膽地在我們國土上徘徊，或是直到一粒子彈擊中我以前，我不能鎮靜。現在

的情形是這樣。」

這個工兵不做聲了。他是個典型的俄羅斯兵士，年齡不算輕，身材矮胖，臉上、頸上都有着鬍鬚和很深的皺紋。那時他的臉上很嚴厲，很莊重，很緊張，就像一個剛宣過誓的人的臉一樣。

我請教他的名字。

「伊塞多·尼科萊葉維奇·福明尼卡，造橋大隊的士兵；我是烏拉爾那兒的人……」

塔拉庫爾方形堡

我們走了很長的時間，經過斯大林格勒的北郊，對不斷地悄然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巡邏兵說出祕密的口號。我們穿過滿是坑坑窪窪的後院和被人踐踏過的花園；我們爬過磚瓦的障礙，匍匐穿過被煙熏黑了的房屋殘骸（在它們牆壁間爲了行動上的安全鑿有走道）；我們拉起大衣的邊，匆促地衝過街道和空闊的廣場。

最後，蕭克漢柯中尉在一堵牆的掩護下停住，把他的來復槍換到另一面肩上，屏住氣息說道：

「好，我們到了這兒啦。這個地方，這就是我們一師裏弟兄們所說的塔拉庫爾方形堡。」

他指着一個殘磚斷木的土堆，那兒，從它的外形看來，以前是一所商人們慣愛建